



坎

坷

的

路

王耀南



战士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伟
装帧设计：姜学亮

坎坷的路

王耀南

战士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40千字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0

书号 10185·25 定价0.70元

目 录

- 1 暴动.....(1)
 - 2 在井冈山的日子.....(11)
 - 3 建立工兵连.....(24)
 - 4 罗坊架桥.....(29)
 - 5 诱敌途中.....(35)
 - 6 为毛总政委挖防空洞.....(39)
 - 7 大炮请“先生”.....(43)
 - 8 在红校学工兵.....(47)
 - 9 肃清白点破会昌.....(59)
 - 10 沙县战斗.....(64)
 - 11 工兵营组建前后.....(74)
 - 12 长征路上第一桥.....(86)
 - 13 突围路上.....(93)
 - 14 乌江天险架竹排.....(102)
 - 15 四渡赤水.....(110)
 - 16 总部命令：不准开枪.....(126)
 - 17 奔袭安顺场.....(132)
 - 18 飞跨泸定桥.....(143)
 - 19 青衣江水下桥.....(151)
-

20	爬雪山	(155)
21	过草地	(163)
22	白龙江畔修栈道	(173)
23	进入陕北第一仗	(178)
24	渡河东征	(185)
25	炸安边	(200)
26	光荣的使命	(206)
	结束语	(221)

一 暴动

在 赣西罗霄山脉的北段，镶嵌着祖国的一颗黑色宝珠——安源。这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黑色金子——煤。可是在旧社会，这块宝地并没有成为日夜同它相伴的中国人民的安乐之源，而是养肥了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成了帝国主义者掠夺我国资源、榨取我国劳动人民血汗的据点。一八九八年，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里开办了萍乡煤矿企业。一九〇三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挤了进来。一九〇八年，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帝国主义、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把安源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我家三代都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欺压和剥削。我祖父为资本家卖命干活几十年，最后在一次瓦斯爆炸中惨死在掌子面上。我十岁就在井下当童工，跟我父亲一起下井学放炮。我家一大一小每天要在工头和监工的皮鞭下干十几个小时的牛马活，但换来的却是填不饱肚子的霉米臭饭、挡不住风寒的破茅棚、裹不住身子的“百衲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指乞讨）；病了

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首流传的歌谣，就是当时安源矿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苦难的安源工人，多么盼望有人为他们领路求解放啊！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这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就来到安源进行考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冬天，从长沙来的一位“教书先生”，在安源牛角坡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矿工们一面“一人两只手，两手十个指”地跟着“教书先生”识字学文化，一面听他讲“资本家的衣食哪里来”、“工人生活不好不在命”的道理。这个“教书先生”就是党派到安源指导工人运动的李立三同志。党还派刘少奇等同志来到安源，具体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动的罢工斗争。矿工们举着斧头、岩尖（手镐），高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口号，同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路矿当局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党领导安源工人进行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气焰，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而且在我们这些当童工的小伙伴们的心灵上，也深深地打下了烙印。我们经常到工人俱乐部去看老工人们写标语、刻传单，并帮他们张贴、散发。我们象大人们一样上夜校，识字学文化，还经常躲在夜校外面的窗台下听“教书先生”讲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革命道理。一九二二年四月末，老矿工刘振海大叔把我们七八个小伙伴聚集一起，叫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路矿的第一个儿童团。从此，我们这些童工，除了上工干活之外，又增加了新的任务，那就是：老工人开会，我们把风、放

哨；工人俱乐部要传递消息，我们就巧妙地躲过工头、监工的搜查，给他们送信。有一次，刘振海大叔给我一根三尺来长的小竹竿，说是竹竿里面藏着一份重要文件，要我迅速送到工人俱乐部另一个同志那里。我按照刘大叔教的办法，一会儿用竹竿拄着走，一会儿又把它当竹马骑。正走着，突然碰上了工头。工头问我手里拿着竹棍干什么。我说：骑竹马。工头正想过来查看，旁边路过的另一位老工人一把夺过我的小竹竿，故作严肃地斥责说：“没事干啦！玩这个。”接着，顺手把小竹竿扔到路旁的草垛上。原来这位老工人早知道我们的底细，他怕露出破绽工头找麻烦，才来这一招帮我下台阶的。工头走后，我又到草垛上捡回那根小竹竿，终于把信送到了工人俱乐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湖南军阀许克祥也跟着在长沙实行反共大屠杀，并把枪口指向了安源工人。霎时间，黑云压城，腥风四起。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和发动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深入讨论了湘赣边境地区秋收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并决定组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为第一团；浏阳、平江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组编第三团；我们安源路矿的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和临时用梭镖、大刀等武装起来的安源矿工共三千多人，同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醴陵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一起合编为第二团。从

此，一场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新的斗争烈火点燃了。

大概是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矿井下装炸药准备爆破，矿工杨明一把将我拉到僻静的地方，悄声地叫着我的外名说：“冬伢子，你赶紧想办法弄炸药、雷管，越多越好。”杨明当时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矿上干了十多年，是一个老矿工了。他有点文化，懂得道理多，并且为人正直，深受大家的尊重。我见他要炸药，便说：“你也想炸鱼吃？快别干那个了。”他连忙解释说：“不！是造‘洋墓古’，炸反动派。”“洋墓古”，就是把炸药用铁皮或布包在一根尺把长的撬杆周围，里面安上雷管、导火索，这是我们安源工人为了自卫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手榴弹的“土”武器。一九二五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等同志和强行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我们就用这种“土”武器同军阀部队进行斗争。“洋墓古，打死人，装棺材，装不赢”，曾炸得敌人闻风丧胆，叫苦不迭。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是我们安源矿工的心愿。我满口答应了杨明的要求，想办法在爆破施工中省着点，节约些炸药火具留着用。这时我已十五六岁，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知心的小伙伴也很多。我们几个团员一商量，就分头串联伙伴一起秘密筹集炸药火具。当时同我一起干活的张树生、刘湘等几个工友，都为筹集炸药火具出过不少点子，尽过很多力量。有一次到工头那里去领材料，我说掌心面碰了硬壁，不好爆，要多领些炸药。工头不愿给，并说：“软硬都是那些，炸不下，倒扣工钱。”同去领料的张树生等见到这情况，一面故意拉着我往回走，一面示威似的说：“好，别领了，叫他自己下井去看看。”井下是矿工的天下。工头最怕

在井下挨整，对下矿井从来是畏之如虎的。工头一看情况不对，只好乖乖地如数把炸药发给我们。还有一次，我去向老爆破工宋法生大叔要炸药。宋法生大叔同我父亲很要好，对我们这些童工也特别关心，平时见了总是有说有笑。但当我向他要炸药时，他却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大声斥责说：“以后放炮省着点。”接着，顺手给了我一管炸药，并悄声地叮嘱我：“以后小心点儿，别让人知道了，出了岔。”以后我才知道，他和我父亲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在暗暗地准备炸药造“洋蠢古”，只是宋大叔怕我暴露秘密才故意板着脸说我的。我们把筹集到的炸药火具用油纸包好，分别藏在废巷道的缝隙中，然后秘密转送到杨明同志的手里。当时秘密参加筹集炸药火具的工人，就有二十几个。

秋收起义的日子终于临近了。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杨明同志突然通知我们几个搞爆破的工人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附近集中。原来我们参加筹集炸药火具的二十几个爆破工和矿上其它有专业特长的年轻工人近六十人，正式组编为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我们来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集中后，二团团团长王新亚站在一个坡地上，宣布正式组成爆破队。他说：“前不久，毛委员来到了我们安源。他告诉我们，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叛变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镇压下去。我们要拿起武器，同他们作斗争。从今天开始，我们安源路矿的爆破队员们，要由分散活动变为集中执行任务。现在我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正式成立，由杨明同志任队长，王耀南同志任副队长。”接着，他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授给了杨明同

志。红旗用套有白铜枪尖的竹竿挑着，旗面上有镰刀、铁锤的图案，并缀有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旗边上竖向排列着一行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队部。从此，我这个在安源路矿度过全部童年的矿工，光荣地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一员，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九月九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区秋收起义爆发了。铁路工人和农民自卫军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发出了起义的信号。与此同时，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向平江进发。这天正值中秋节，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正式宣布起义，晚上受领了攻打萍乡的命令。我们二团爆破队三个小队分成两路，三小队由杨明同志带领，经三午桥绕到萍乡城西南面。一、二小队由我带领，经花冲、橡坡、故庙，于次日拂晓前进到萍乡城东的小山上。萍乡四周有城墙，北门外是一片稻田，西门外是坡地，渌水河绕南门和大小西门流过，城前有桥通行。东门朝向安源，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包。我们原来计划，如果城门关着，就用炸药包炸开城门；如果城门已开，就混进城内，用“洋蠢古”同敌人斗，并守候好城门，等大部队进城，合力歼灭敌人。我们一、二两个小队荫蔽进到城东的小山上，正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突然城楼上响起了炮声。原来，杨明同志带领的一小队已经混进城内。但敌人早有防范，并增加了兵力，敌人用枪猛打，爆破队抵挡不住，攻城的主力部队又未赶上来，结果只好退出来。由于过早暴露了攻城的意图，我们一、二小队也失去了偷袭的机会。王新亚团长带领大部队上来并听取杨明同志的情况汇报

后，决定围城强攻，并要我们爆破队把所带的炸药火具和“洋葛古”统统交给攻城部队，然后迅速赶回安源造“洋葛古”。当时，安源工人已经起义，路矿已掌握在自己手中，造“洋葛古”找材料比起义前方便多了。我们回到安源后，直接到路矿的炸药库、机械修理厂要来了炸药、雷管、导火索、铁沙、铁皮等，大张旗鼓地在露天造起“洋葛古”来。

十二日晨，正当我们赶造“洋葛古”的时候，团部派来一个交通员，通知我们到修水去找师部。当天晚上，我们爆破队乘黑夜冒雨出发，次日下午进到萍乡西面的老关附近。爆破队近六十个人虽然只有十几条长枪，但炸药、“洋葛古”以及大刀、梭镖却不老少。从安源出发的时候，大家你扛我挑，生怕少带一点。由于带的东西多，加上一路上很少歇息，到老关大家已累得腰酸腿疼。爆破队在老关休息一晚后，次日又继续前进。我们沿东峰介、黄茅、双康、石鼓山，于十五日到达高排，并在高排休息了一天。十六日下午，爆破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叫我们不要去修水，改到湖南浏阳附近的文家市集中。这样，我们又连续行军两天，于十八日晚上抵达湘赣边境的文家市。原来，在我们爆破队回安源造“洋葛古”到后来追赶部队的六七天时间里，二团经受了一段艰难转战的历程。二团首攻萍乡不得手，就西向打老关，并抓了二十几个俘虏，缴了十几条枪。十二日，他们会合醴陵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攻进了醴陵县城，又打了个大胜仗。城里还一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闹得很红火。后来，敌人集结优势兵力，企图包围县城，二团为了争取主动，于十四日撤出了醴陵。十五日晨，二团又乘虚攻占了浏阳城。从九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仅四天时间，二团即连下两

城。接连打胜仗，虽然大长了起义队伍的士气，但也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滋生了骄傲轻敌的麻痹情绪。二团攻占浏阳后，在城里住了两天，没有及时采取防止敌人反扑的措施，结果在十六日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差不多使部队损失殆尽。我们爆破队由于没有赶上参加这次战斗，才侥幸避免了损失。

在我们爆破队抵达文家市前后，一团、二团、三团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都来到了这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同志也赶到了文家市，同师部一起住在后街的里仁学校。文家市是湘赣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只有稀稀落落几十户人家。由于各路起义部队一下聚集到这里，顿时使这个平时很少见到人的小镇异常热闹起来。九月二十日清晨，我们这些经过艰苦转战从四面八方来到文家市的工农革命武装一千五百余人，聚集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等候接受新的任务。在当时，尽管起义部队也打了几个胜仗，攻克过醴陵、浏阳、白沙市等一些城镇，但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加上起义部队刚组建不久，战斗指挥经验不足，部队蒙受了重大损失。一团由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叛变，在攻打长寿街时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了战斗。二团在浏阳陷入优势敌人重围，受到惨重损失。三团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时，遭到敌人的伏击，也有不少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正当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同志从里仁学校侧门走了出来，身边还有一个人搀扶着。有的同志见了嚷嚷说：“毛委员都走不动了，快坐下吧！”毛泽东同志听到后说：“没关系！我从湖南出来的时候，草鞋就把脚磨破了，还不照样走。”接着，他就向大家讲话了。他首先分析了当

时的形势，然后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势，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毛泽东同志还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解放。最后他宣布：“现在我们马上出发！”就这样，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剩下的这一千五百余人，告别了文家市，拖着沉重的步伐，开始向井冈山进发。我们爆破队沿桐木、芦溪、莲花、九坡，边行军，边战斗，边发动群众，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

三湾村位于湘赣交界的九陇山区，有五十多户人家，在当地山区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子。当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以及疾病、饥饿等的侵袭，起义部队减员很大。少数动摇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面前悲观失望，少数人甚至不辞而别，部队成员的情绪很低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编。在改编的动员大会上，师的领导公开宣布：去留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一律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毛泽东同志也在改编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毛泽东同志还用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事例启发大家说：“工人回到矿上，还是要受资本

家的压迫剥削，去农村，地主和挨户团也不会饶我们。大家想想，我们回去还有什么出路！”一些想回家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后，改变了态度，决定跟着大家一起革命到底。当然也有不少人离开了部队。由于当时部队减员很多，毛泽东同志便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七个连队，还成立了军官队、卫生队等。我们从安源出来的爆破队近六十个同志，也在这次改编中分散到了各个连队，杨明同志被编入三连当排长，我被编到一连一班当班长。经过改编，起义部队虽然只剩下一团人，但这些指战员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环境考验的坚定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毛泽东同志还果断地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首次在军队中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部队。还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如：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兵和禁止枪毙逃兵，废除了一些繁琐的礼节。经过这次改编和整顿，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十月三日，我们这支经过改编的革命武装，在三湾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以崭新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继续向井冈山开进！

二 在井冈山的日子

部 队离开三湾后，经古城、宁冈、茅坪，于十月下旬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茨坪，胜利地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相继来到了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频繁“会剿”，给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但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会剿”。在艰苦的岁月里，红军战士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官兵之间团结友爱的阶级情谊，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打 新 城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把工农革命军的两个团全部由遂川调到茅坪，准备攻打宁冈县县城——新城。当时，敌人盘踞在新城的有县靖

卫团和朱培德的一个警卫营。宁冈县长张开阳是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家伙。广大工农民众听说要打新城，高兴极了，组织了不少担架队，跟随工农革命军行动。

我军攻打新城的兵力部署是：一团的一营攻打东门，三营攻打南门；二团一部分部队攻打北门，一部分部队在西门外一个小山坡上埋伏。毛泽东同志估计敌人可能从西门突围逃走，所以故意虚留此路。

二团是不久前刚刚组建的。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袁文才和王佐原来是井冈山地区两支地方武装的领袖。他们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杀富济贫，反抗旧势力，但他们的部队并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毛泽东同志把这两支队伍改造过来的。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曾当过这一带的自卫军司令。古城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了他们，给他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袁文才听了后很佩服，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这两支武装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从队列、射击、战术到政治教育，都按工农革命军的一套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这支部队的军政素质。王佐开始对工农革命军还存有戒心。毛泽东同志几次派代表跟他谈判都未成功。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又派何长工同志到王佐部队做工作，并率领王佐的队伍消灭了王的宿敌尹道一——井冈山七县反动民团总指挥。这下他对毛泽东同志感激信服得了不得，逢人便讲：“毛委员真行！我听毛委员的。”二月上旬，在宁冈大陇举行了合编庆祝大会，将这两支农民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这次他们参加打新城，部队情绪

非常高涨。

我们是二月十七日近半夜出发的。次日天亮前，按毛泽东同志的命令，部队悄悄埋伏在离敌人操场（敌操场在城外）不远的沟里。清晨，一阵起床号过后，敌人和往常一样，列队到操场出操来了。正当敌人架好枪走慢步的时候，我们一阵密集的射击后呐喊着冲了上去。敌人一下子乱了套，有的连枪都顾不得拿就拼命往城里跑。可惜由于进攻时间过早，我们只抓到一部分敌人，其余的跑回城里，紧闭城门，顽抗起来。这样，我们只好强攻了。

我军在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发动了攻击。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城墙上架起云梯，英勇地爬上了城头，倒下了一批，又上去一批，同城上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敌人终于支撑不住了，一窝蜂似的从西门逃了出去。哪知道毛泽东同志早给他们布好了口袋，一个营的枪口正在等着他们哩。我们再兜屁股从后边一追，敌人一个没跑，全部就歼。敌营长王国政、靖卫团团团长李树滋被击毙，县长张开阳被活捉。俘敌四百余人，缴各种枪四百余支。二月二十一日，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砦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张开阳，并宣布成立了宁冈县工农政府。

宁冈新城解放了。

会 师 台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井冈山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新城等城镇，并在这些地区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